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洗心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甲

謄録監生臣朱坤

周易洗心卷五

宗人府府丞任啓運撰

繫辭傳上

鄭氏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兑消息止有圖象未有文字胡氏煦曰伏羲之圖以黒白分陰陽文王畫而開之始以奇耦分陰陽愚按伏羲之圖渾然一象而已未有卦畫文字亦未有易之名神農開為卦畫又易其次夏人因之名曰連山黄帝又易其次商人因之名曰歸藏始設六十四畫之名漸繫以辭而亦未倫文王兼三聖總兩經洗天取諸伏羲後天取諸神農審定六十四卦之名錯之綜之以為序然後陰陽之上下往來可見乃名之周易而盡繫以象

辭統名一卦之大旨周公又析六爻各繫以爻辭明各爻之彖象應變與其所互又各有時位之殊而易乃无餘蘊孔子此篇專以發明大王周公繫辭之故故謂之繫辭傳學者由是而學焉庶有以得其門而入也○分上下篇篇各十二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斷音煆見音現○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卑高動靜類羣則天地閒之萬物也本天者高本地者卑卑而其中又各有高卑如日高而月卑山高而澤卑也本天者動本地者靜而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日月動而辰靜水動而山靜禽獸動而草木靜也方謂所生之地方本異也或以善惡之類同而由

異而聚物本同也或以善惡之羣異而由同而分成形成象又總上卑高貴賤方物而言本一氣而有兩在如日月之精降為水火水火之氣又升為雲雷凡萬物之類皆成象於天成形於地也言人止知乾坤圖而四象八卦之變化由此而生六十四卦開而位有貴賤畫有剛柔辭有吉凶其變化尤為无盡不知圖畫未作以前盈天天地間皆易也天尊地卑而乾坤之象已定其間萬物有高者有卑者非即位之貴賤乎動者靜者非即畫之七八九六乎善惡之或以類而聚羣而分非即卦辭吉凶之所判乎蓋在天若日月風雷在地若水火山澤其變化皆至神是易未作而盈天地間皆易其變化固已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摩一作磨盪諸本並作蕩霆蜀才作電運姚宏作違今俱從韓康伯本○盈天地間皆易是故伏羲因圖書設黑白

二象名之曰乾坤而乾剛坤柔始見既左白右黑又上白下黑則相摩而四象已生又於四象上各卦一白一黑名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而八卦已成又於八卦各加八卦以驗陰陽消息則相盪而六十四卦又生斯時雖未定雷風水火山澤之名而天地間雷霆之鼓風雨之潤日月寒暑之運行其所以為變化者已具於圖象之八卦中矣○雷霆震離之合風雨巽坎之交日月寒暑坎離之變不言山澤者二象有定形變化難見也霆離雨坎日離月坎暑離寒坎凡三言之坎離為乾坤之中交功用尤大此後天之所以乾坤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大王肅作泰作姚虞並作化能姚作從易音異○乾坤摩盪鼓潤運行物生其間凡得乾道皆成男也屬震坎艮者皆是也凡得坤道皆成女也屬巽離兌者皆是也人生萬物之中尤秀而最靈則人一生而天地萬物之

理盡在人矣乾陽清清主知所知者大始之道坤陰濁濁主作所作者成物之能乾一始而无爭不始是所知者以易知之而无所難乾始而坤即成是所能者以簡能之而无所擾人受生於天地而為天地之心則天地之易簡固人所良知良能者也○乾男坤女陰陽所以分乾始坤終陰陽所以合朱子曰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陰之重濁有迹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天地之理具在於人所患者人心多私與天地不相似耳果其存心知乾之易則所知者性分之理我易而人亦易知如坤之簡則所為者性分之事我簡而人亦易從易知則吾心有貫通之妙於人情无扞格之艱而同心者自多易從則吾身有踐履之安於人事无紛紜之擾而協力者

自衆夫聖人盛德大業配天地之無疆人雖未至於此而有親則悅心之味可以久有功則推暨所及可以大聖即未敢知而賢則固可信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上馬融王肅本竝有易字○乾坤之理盡於易簡則足以冒天下之道而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人成位乎其中矣豈惟賢人之德業已哉又極言以贊之也

右第一章

此明伏羲大小圖圖見其理原具於天地也朱子曰首二節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後二節見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愚謂學易之要易簡二字盡之不易不簡便與天地不相似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有聖人而不簡易者也或曰然則博學詳說謹小慎微皆非歟愚曰此正聖人所為簡易也蓋天下

之險阻皆起於人心之多私不盡去人欲之私必不能簡易博學詳說致其精謹小慎微致其密謹密之至斯易簡矣不然以學問為支離禮法為桎梏必如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始於鹵莽終於倡狂與天地之易簡正相反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虞下有悔吝字○伏羲設十言之教使人觀象而已蓋有是象則有是理卦圖既設則隨舉一象而天地萬物統具其中吉凶隨人自領後聖開之以奇耦代黑白嗣是先天後天其序不同其名亦異至文王恐吉凶未明民用未著復審定其卦名而繫以辭然後吉凶可見周公又就六爻時位之異各繫以辭而後吉凶無不析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

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虞娱通○乾剛坤柔陽剛陰柔在圖則白剛黑柔在畫則奇剛耦柔在位則初三五剛二四六柔在三畫卦則震坎艮剛巽離兑柔在六畫卦則復臨泰主剛姤遯否主柔相推如往來及乘承應錯之綜之互之變之皆是也失如初上三四失其位陰居陽陽居陰失其地否失其時遯失其勢或近失其隣遠失其應得如二五得其中陰陽得其正泰得其時臨得其勢或近得其鄰遠得其應皆是也娱見其得而恃其才恃其時恃其勢也憂見其失而改前之為圖後之效或情不相得而藉此以通於彼也蓋憂之則有悔心復自凶而反吉娱之則不戒懼即未必凶而已不免於吝矣至而仲曰進反而歸曰退陰陽之迭嬗莫捷於晝夜而寒暑生死之象亦如之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也言伏羲立象以立意而文王周公之繫辭以明吉凶者又豈有加於象之外哉蓋剛

柔本一氣而分既分則性異而本一氣其用又不能以不相資自剛柔兩儀之象設而相推相盪變化已生有變化則或以相異而爭或以相資而合於人事必有得失於人情必有憂娛文周繫辭所云吉凶悔吝凡以明此而已蓋變化者即相推而一進一退之象剛柔者即天地間陰陽遞嬗而一晝一夜之象然則繫辭之吉凶悔吝雖於六爻之動得之而實即易簡而成位乎中之至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序在晝卦若乾坎離震在序卦若屯蒙需訟在消長若復臨泰壯在卦變若乾姤遯否在六爻若潛見惕躍繫辭之明吉凶因由動以占而未占之時止辭而已未動之時止象而已非象之次皆有天理自

然之序焉居子平居統觀全易之象而玩其辭其所居者既安於天理自然之序及動而時至事起乃取爻變之適合於是者因其動以玩其占又有以得夫時措之宜則動見天則而千變萬化之妙原不出知能易簡之中君子希天如是是以天亦祐之而吉而無不利也

右第二章　此明周易之繫辭其吉凶原不越羲圖中也朱子曰前二節聖人作易之事後二節君子用易之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

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象指全體變指一節小大如乾陽大坤陰小用九大用六小上經大下經小濟如其事情而並著之也介謂善惡之端震惕然警懼之謂也言文王全卦之象辭其吉凶之象已著而周公每爻惟變所適或彖吉而爻未必無凶彖凶而爻未必無吉且彖於吉凶外惟言無咎而爻又多悔吝之文豈公與文有異指哉蓋得失有定則言吉凶若但小疵則知其疵而悔改即可趨吉視為小而吝改即至終凶悔固能遷而吝亦易改此正文王於吉凶外別言無咎以善人補過之心也是故列其貴賤雖在爻位有上下之異而齊其小大究在卦體有善惡之殊文王辨其吉凶已著其辭於象周公憂其悔吝又別其介於變蓋人之震而無咎未有不存乎悔者是故文王於卦之大小即辭有險易而公又以悔指其由險而

之易以各指其由易而之險之端使人警懼於其介而要歸於補過也周公因象而別為爻辭以此○吝象言無咎上下經各四蓋咎多在人已之交而補過必在反已師容衆比從王此大公之道自無咎也隨因人復反已此補過之道必以恒為德之固損為德之修困為德之辨乃庶免於憂患也極於艮之内不見已外不見人則無我之至自無過可補矣

右第三章 此明文王周公之繫辭遞進而詳之故見公爻亦不越文彖中也彖惟第一言悔亡餘凡言悔吝皆公所補故特明之以上三章明三聖作易遞相因也朱子曰此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釋文作天下○準如其大而與之一

也弓蒲曰彌絲比曰綸彌言其外克蒲而無所餘仰以綸言其内比合而無所間三聖所作其致一也

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釋文察亦作觀反一作及○幽明以象言死生以物言鬼神以氣言三者皆天地之道也天有日月星辰之象故曰文地有高卑山澤之宜故曰理原者推之前而後可知反者要其終而始可復陰濁有質故曰精陽清無形故曰氣其實陽亦有精陰亦有氣精下降謂之游氣上躋謂之魂在卦則以位之有定為精畫之無定為氣如乾見則坤伏震見則巽伏伏其魂而見其游也動爻必變動其游而變其魂也火珠林法八純為精自下變而上為氣極於五而反下為游魂內卦復其故為歸魂也言天地之幽明必有其故而故難知聖人仰

察俯觀畫一陽以象天一陰以象地積三畫成乾坤二卦則知積陽則日明積陰則日幽陽外陰内者明陰外陽内者幽而幽明之故可知矣天地之生萬物死萬物必有其說而説難知聖人原陽之始於復而極於純陽之乾反陰之終於姤而極之於純陰之坤則知陽反即物生陰至即物死而生死之説可知矣天地以鬼神為功用而鬼神之情狀難知聖人立六位之虛以待六畫之實而精與氣合由一卦之實極六十四卦之變而游與魂殊則知物之物也氣伸而合謂之神物之變也氣反而散謂之鬼而鬼神之情狀可知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道鄭作導流京作留

或曰古作旁行而各正故不流樂虞作變○易與天地凖如此是易誠與天地相似矣故與天地之道彌綸而

不遺也下又以其彌綸者極言之凡人以一已之知知萬物則難而易該萬物是其知足以周之以一已之道濟天下則難而易該萬物是知周而其道又足以濟之故與天地之道渾合而無失也且知既周萬物則可以正行亦可以旁行知周而道濟則正行固不倚而旁行亦不流且人之所以多憂每由於不知天命易彌綸天道則知天之命於物者各有定分循理則樂又何所憂人之所以寡愛每由於不能居仁易彌綸地理則知身之所居即仁之所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何不愛上節言易該天道之自然此節言易該人事之當然而人事之所以當然要即天道之自然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範圍馬融王肅張璠俱作犯違謂裁成也今從韓○範鑄金之器圍其周郭也天地若洪鑪鼓鑄萬物易為模範即其鑄鼓者

而曲肖之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也言非特與天地相似也已即天地之化亦受其範圍而不過焉故其於萬物不惟知周道濟而且曲成之而周遺也非特於幽明死生鬼神有以知之已也且通之而知幽死與鬼不過一夜明生與神不過一晝且即幽即明即死即生即鬼即神通一而無間也如此則天地之道神妙無方而易與天地準其彌綸者亦無體也

右第四章　此極言易道之大首節大意已盡下皆就其彌綸者極言之朱子謂次節聖人用易以窮理三節聖人用易以盡性四節乃用以至命之事愚謂此下三章俱明易道之同於天地但言前聖之所作其大至於如此尚未及後聖之用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上二知音智鮮古作尠○太極以上無可言其可言者陰陽而已道由是而之焉之謂自著見之始以達於無窮也對待者體之分流行者用之合一陰一陽無有方體無有止息是乃所謂道也從此自天之物陰陽妙合即知即仁一理渾然其繼之者固無有不善自物受之而質以成則謂之性而氣有偏全者并理亦有偏全焉其間有偏於靜者於天地之道隨其所見皆謂之仁偏於動者於天地之道隨其所見皆謂之知更有氣稟至濁如百姓者於道未嘗不日用其中而不知所謂仁不知所謂知則天之降中人之受中雖同而君子之道固已少矣○朱子謂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為孔子補遺愚謂孔子所言陰陽即氣即理未嘗判理氣為二物也且此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後言形而上者謂之道是明以陰陽為形而上矣且有氣而

後有形則氣乃形而上不可謂氣即器也朱子又謂道具乎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蓋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生而具是道陰之事也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端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百姓日用而不知又其下者也然莫不有是道焉愚謂聖人言性始此既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性已不得純謂之善故論語但曰性相近也孟子言性善是以其成者推而上之荀子言性惡是由日用不知者更等而下之但日用不知亦只是氣質之昏未可便謂之惡若生同梟獍則性惡亦間有之然萬中之一未可以是槩性荀子之言尤蔽也故論性語其全以孔子為準語其本以孟子為宗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管氏曰與去聲絕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在內陰也而顯之則陽用者天地生物之功在外陽也而藏之則陰此正一陰一陽之謂道其顯也所以鼓萬物之出機物生而天地不與其藏也所以鼓

萬物之入機物成而天地不與其不與者以天地固無心也○翔曰用即天地之知故朱子曰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同憂即吉凶與民同患也天地無心聖人則有心矣故於見仁見知者不能不憂其偏於日用不知者更不能不憂其昧率其同憂之心其仁足以昌天下而德盛著為同憂之事其用足以濟天下而業大矣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聖人之大業何本即仁之富有者顯之聖人之盛德何具即用之日新者藏之而其德之至盛業之至大則莫如易之作焉蓋易之作陰生陽陽生陰其生生者即一陰一陽之道四營成易成此生生之象者猶氣之未定總謂之乾一繼之之善三變而

爻著此生生之法者乃象之既形斯謂之坤一成之之性至極七八九六之數成內卦之三爻卦即未備而來在內者已可知此自內而出一仁之顯又通其變加卦之三爻則卦已全可措之事業而利用安身此自外而內一用之藏而其中有錯有綜有互有變其不測也豈不誠與天地一陰一陽之道同其神妙哉○張子曰富有者大而無外日新者久而無窮朱子曰占筮也事未定屬乎陽事行事也占已決屬乎陰愚謂此章當玩兩一字一陽一陰正張子所云兩在故不測也若目之為器必析為二物則可測而非聖人之意矣

右第五章　此以天道明易道上二節以天道言下二節乃以作易言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廣中無所不容所謂綸也大外無所不統所謂彌也不禦

用之達靜正體之存備萬物之理無不具也易之廣大如此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朱子曰乾坤各有動靜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愚謂靜而專者一之體所以立動而直者一之用所以行靜而翕者二之體以虛而待動而闢者二之用遇實而交也此因上天地之交而言盈天地之間者萬物皆天以大生之地以廣生之也天地何以生蓋乾之體靜固直而動又直坤之體靜恒翕而動乃闢所以乾之直能施於坤闢之中而坤受之而萬物於以生也天地之廣大固如此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六十四卦皆自乾坤出非乾索於坤即坤索於乾是靜正者乾坤之別不禦者乾

坤之交天地之間皆備者乾坤之大生廣生也是其廣大誠配天地矣而天地之間有四時焉是萬物之所恃以生長收藏者也而易又以變通配之其推遷於不覺者猶是也天地之間有日月焉是萬物之所恃以照臨作息者也而易又以陰陽配之其往來而不窮者猶是也且天地之至德惟易簡而易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實足以配之則真足以配乎天地大生廣生之本矣而易之廣大更為何如乎

右第六章 此亦以天道明易道上章先言天後言易此章先言易後言天亦互相發也要皆承前章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言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去聲○至崇莫如天至卑莫如地而天何以崇蓋惟積陽故

日積而高明者天之所以自成地何以廣蓋唯積陰故日積而博厚者地之所以載物也自成天之德載物地之業易與天地準故聖人以易之睿知自明知日進於高則德之崇如天矣以易之典禮治人禮日行於天下則業之廣如地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存存存而又存久而無息也道者天理之自然義者人心之義制知禮之本然皆道其當然則義也天地定位知陽禮陰之理無日不行乎其中自人受之則為性但衆人昏昧放逸則失其性而無以與天地相參也聖人以知存心以禮存心至於存存不息則所性之理居之安資之深德之崇者業亦廣道義之門自我開之而利用出入皆由是生矣

右第七章

此以下乃言用易之事此成性存存則聖人之用易也金氏曰成性存存本原

之功下章擬議乃一言一行之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賾動二字九家俱作冊鄭俱作賾京上賾作嘖許慎謂古無賾字俱作嘖為是典禮京作等禮姚作典體惡荀作亞今俱從韓○賾猶煩也天下之物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形如仰者似震覆者似艮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宜如車宜於動機宜於止會謂兩卦所值如水在天上則猶需日出地上則已晉通謂卦情所遷如坎遇離則由隱而顯艮見震則止者爻行爻

之離合有得乎典禮如屯二之不字蒙二之納婦背乎典禮如屯三之即鹿蒙三之見金夫之類大約文王之彖辭於象象已著其大槩周公之爻辭又因其動而明著其吉凶也夫太頤則易厭而無一物之能遺故不可厭過動尤易亂而無一物無定則故不可亂文周繫辭之妙如此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乃言君子之用易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者易之道也然變化之中有物宜焉有典禮焉夫人言行之失在拘泥者固多而矜言變化不合於宜不中於禮則又陷於猖狂恣肆故必繫辭之物宜典禮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則於理無不明而德亦可崇事無不當而業亦可廣以成變化亦不異於成性之聖人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行見並去聲○此下雜舉七卦以明言動不可不擬議之意居室擬在陰出言擬鶴鳴應之擬子和此就爻辭擬議之也而中孚大象重離錯坎下互震動上互艮止如門之樞闔則明闔則暗弩之機審則得否則失其動其止皆由於我就卦象擬議之又如此也動天地如求景三言熒惑退舍王尊當隄水波卻廻之類變化固無方而能慎則有主變化之所以成成於慎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㫮通○此因上相應而言出處其行語默其言也爻本言始異而終同今擬議之又有迹異心同之象天在上火炎上同心象離火煉乾金斷金象上乾互亦乾乾為言兩乾同心之言象下互巽為草為臭蘭象就卦象擬議之又有如此二人同心誠於行同心之言誠於言惟誠故能動物而誠意之要在於慎獨動則未有不慎而能誠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此下皆因不可不慎而言茅賤而重器頼以安則茅亦重矣言惟慎故能無失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

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德盛擬山高而地又厚之禮恭擬地卑而山又下之有功且謙斯慎之至況無其功可不慎乎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謙三致恭以存位乾上無位矣謙三勞謙萬民服乾上無民矣謙三以其功下人乾上并無輔矣龍德而亢且有悔況非龍德可不慎乎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極言君不慎之害口者一身之門戶擬戶庭象又兑口言象坎寇盜失害象兑為密互震動不密象就卦象擬議之又如此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慢藏一作謾藏誨虞作悔冶鄭陸虞竝作野今從韓○極言行不慎之害上慢其爵祿而輕以與人故小人得乘君子之器而肆暴虐於民此盜之招也奪猶一身之失伐則延為一國之災矣慢於藏耀其富冶於容炫其美不以德華而恃財色已為小人之負而又耀之炫之是且乘矣則盜之來乃我教之也盜淫皆坎象解三作正坎互坎之間上本震體而互坎是以其身為盜之招而盜之者遂相因而偕至也

右第八章此言君子之用易也上章聖人用易其道宏此章君子用易其心謹○朱子言此明卦爻之用又云後十一章大有上九節當屬此胡氏因謂與下篇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來氏因删乾上九而如上下經序卦分次之上下繫各九卦愚謂此皆未就本文語脉細玩誠玩之則知其有不可易置者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奇音基○此明蓍卦之法衍水行也水行因地異形而不失其信筮之道似之故取以名也凡數始於參天兩地參兩合而為五者衍之小極於五十則大衍矣天圓地方陽奇陰耦圓

者徑一圍三而有餘此陽之贏方者徑一圍四而各足此陰之乏奇耦形而八卦列則三其奇兩其耦而七者八卦所自來三其七而二十一四其七而二十八合三七之贏入得一焉故五十者數之大全去奇贏之一不用則七其七而四十九者六十四卦所從出故其用取之也以四十九分之左陽天右陰地以象兩儀取右刻一策掛之左小指間天地合而人生以象三才取之右人附地而生掛之左人奉天而行也揲數也揲必四策以象四時奇零也先揲左刻而歸其零於左無名指間又揲右刻而歸其零策於左中指間合一掛兩扐以象閏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一度爲一日必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歲乃周而歲十二月六大六小止三百五十四日其餘者尚十一日三時合五年共五十六日三時故得再閏至十九七閏乃成一章也○初蓍所零左三則右必一左一則右必三若二與四則左右均所蓍三蓍則左右非一與三即三與四總之則所扐乃一掛也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以河圖明大衍之數所自起不言洛書書有五無十不足於數也一三五七九皆天數奇二四六八十皆地數耦兩分之則陽數生陰數成也相得者一與二三與四以陽得陰六與七八與九以陰得陽相為對待有合者一與六水三與八木陽先而陰合之二與七火四與九金陰先而陽合之各居其方惟五十土則居中而相得有合兼之皆生數內而成數外也二十五者五奇之積三十者五耦之積變化蓍策之陰陽老少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成鬼神天地之功用亦神陽而鬼陰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既虛其五用又存其一者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皆待五而成其成數皆以生數得五盡用則既成而不見變化之妙故惟虛其

五乃所以成變化又天數本起於一但一則乘除俱無可用故又必存其一乃所以參天兩地而行鬼神也○河圖一陽始故居子二陰始故居午一三陽稺居内七九陽壯居外二四陰稺居内六八陰壯居外五十居中亦以十環五吳氏澂曰陽必實其中而後能著於外故五居内陰必堅其外而後能實其内故十居中觀草木之枝葉果實可見或曰八卦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象故大衍之數五十用其中也或曰河圖五十有五洛書四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以書之虛劑圖之實亦用其中也丁氏曰一與二倚二與三倚以至八與九倚九與十倚共九十五以五十為大衍之整數以四十九為大衍之用數也並通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期朞同○此因

上象四時以明變化之義合三變之掛扐共十三策則過揲以象四時者凡九共三十六策為老陽名曰重口則掛扐共十七策則過揲之四凡八共三十二策為少陰名曰拆一掛扐共二十一策則過揲之四凡七共二十八策為少陽名曰單一掛扐共二十五策則過揲之四凡六共二十四策為老陰名曰交乂乾用九坤用六合乾九坤六之策足以當期之日而時行者物生合六十四卦之陽爻皆自乾出共六千九百十二策卦之陰爻皆自坤出共四千六百八策又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分一掛二揲三扐四也一分一掛二揲二扐為六變乃成一爻十八變始成內卦是曰小成由是引而伸之又加外卦則大成矣且觸類而長之觀其所互觀其所變或占一爻或占數爻或占全體則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大衍之所以成變化如此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道在天而難顯大衍成變化以顯之德行在人而難神大衍鬼神行以神之是人處於明可以與鬼神相酬酢鬼神處於幽亦可以祐之使與人相酬酢也所以行鬼神又如此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大衍之變化以行鬼神則於神之所為其必有以知之矣夫天生神物莫先於河圖而天之數五地之數五皆備焉所為相得者在此所為有合者在此此兩在不測者正神之所為而大衍之數實足以知之也其妙何如哉

右第九章此言揲蓍求卦之法聖人制之君子用之而衆人亦可與能也成性存存固非

衆人所能企而擬議言動并非衆人所易為惟教之卜筮則衆人亦能與鬼神相酬酢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心見諸大業之實也○天一二十字鄭本斷屬下章首韓本在第十二章首程朱并天數五節移置本章首似極明順但傳所言變化俱指卦爻上下動靜未有指河圖者故從鄭次而斷章小異耳葢書必出重巖複壁簡編斷爛乃有錯簡秦人以易為卜筮之書未焚亦未藏尚書伏生手藏之手出之素所熟習即有爛脫其教授時早正之矣故援他書錯簡之例而於易書輕為變易者皆非愚所敢安也又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朱子謂水木陽變生陰化成金火陰化生陽變成金火先化後變亦似未安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一本無下夫易二字王肅開作闓成作闓在物為理開之乃明當務在人成之乃立易能開物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易能成務故聖人以定天下之業而必開物乃成務蓋天下事疑則愈決則勉以易斷天下之疑則物開而務成矣易冒天下之道如此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知智通知來之知如字易鄭音異韓音亦貢京陸虞並作工荀作功鄭作貞洗京虞董張蜀並非先藏劉瓛作臧殺鄭王干並音師徐讀試今皆不

從○圓神言未定方知謂已形易以貢謂明白以告人韓云變易以告人亦通神武猶大勇謂以天地之道自任不殺謂無私天理人所以生私欲人所以殺人不以天理自滑其心而汩於人欲即殺也言易冒天下之道是故方其著也尚隱於無形及其成卦即形於有象而六爻之義皆顯易以告人矣然其能如此者何哉蓋易非徒卜筮聖人以此易理洗濯其心無一毫之私欲退而藏之靜密之中無思也無為也而其心至仁凡民吉凶之患皆與同之故其神也不待用蓍而民情吉凶之未定者皆已知之其知也不待成卦而民情吉凶之已見者又悉藏之此其以天地為心必如古所稱聰明睿知知之至神武勇之至不殺仁之至者始足與於此也○崔憬曰蓍數七七象陽圓也卦數八八象陰方也虞翻曰乾神知來坤知藏往坎聰離明或曰艮土通睿兑澤靜知神武震之勇不殺巽之仁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

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聖人洗心藏密是以與天合德而明於天道之吉凶與民同患是以與民同情而察於民之故顧民不能洗心藏密則昧於天而吉凶之故皆無以自見必至舍其所吉蹈其所凶聖人以同患之心視之能勿痛哉思惟蓍龜神明能紹天明於是興之以為民用開其前使卜筮時儼然與神明質對則其齋戒亦所以神明其德也則退藏於密雖非民所能而以此洗心亦庶幾與民同之矣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見音現○聖人明於天道觸目皆易也是故見戶之闔其靜而斂者即謂之坤戶之闢其動而出者即謂之乾且此

戶之一闔一闢即一陰一陽天施地生無有止息之象而謂之變由戶者一往一來無有窮盡即萬物生生變化無窮之象而謂之通蓋凡陰陽始著有端倪可見皆謂之象至著而成形皆謂之器即其器之可用而制而用之皆謂之法用之而利於出利於入如刳舟乘馬耕稼佃漁民遵用之以出作入息無所不利即謂之神聖人心目間無往非易亦無不可制之以前民用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聖人觸目皆易無物不可制之以前民用而最大者莫如蓍卦之作焉蓋伏羲之圖其渾合者為太極白左黑右為兩儀又白上黑下而四象形又於其上各掛一白一黑而八卦列大衍之法用四十九合而執之即太極分為左右即兩儀至一畫成而或奇或耦兩儀定矣再加一畫而或太陰太陽或少陰少陽四象判矣又加一畫而八卦

成則其性情材德已著又於八卦上再加八卦并其所過之性情材德或相得或不相得而吉凶生焉物之情與民之故一也由其卦以觀貴賤遠近之位又由其爻以相其愛惡誠偽之情其吉凶確然可定吉凶定則民之疑斷而事可成聖人之以盛德發爲大業開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莫不由此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立下荀悅有象字賾九家作册亹說文作斖下莫大陸德明作莫善

○法象變通隨處皆是而舉其最大則莫如天地四時日月聖人觀象制器利用皆神而舉其最大則亦莫如

蓍龜必言富貴者非天子不能制度也聖人作易而天地四時日月之用皆在易又用蓍龜以神明變化於其間而定吉凶者所以斷疑成亹亹者所以通志而定業也○大衍之法主於蓍而此兼言龜者攷古洪範詳註謂卜之法以蒙霽雨𠔁兆之氣以克圉審卦之辭本卦曰克之卦曰圉筮之法以貞悔審卦之辭本卦曰貞之卦曰悔是卜龜亦以折兆合之八卦而玩其辭故記曰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卜之時易抱龜南面也但大夫以下有筮無卜故易之卜法止藏之王官非大夫士所而孔子於易亦止明易道之通於百姓故詳言蓍法而於龜畧言之後世遂失其傳耳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洛王肅作雒○蓍龜雖神物而能用之惟聖人盖聖人之神與天地一也夫天地以四時

為變化日月為垂象亦何人不見而惟聖人能效之象之然則卦象雖因乎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而非聖人亦莫能因之而作易也詳見卷首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卦畫既定卜筮又興則筮之而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既所以示再觀文周之繫辭又所以告則觀其象玩其辭吉凶定而疑可斷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君子所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以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之故民由象辭以定吉凶民吉無不利又有異哉蓋聖人明於天道而察於民之故知天之所助者必順人之所助者必信作卜筮以明吉凶民從

卜筮則於天所示順之聖所告信之且能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不惟順之信之又以庶幾乎賢也自天祐之宜不宜哉聖人與民同患之心乃庶慰也○朱子移此節置八章末錢氏移入末章謂祐助神明默成之人不如仍此為妥

右第十章 王弼本作十一章今從鄭氏原本○取上章言蓍卦之法聖人制之在聖人則為洗心藏密而用以前民亦以神明其德也然則聖人之意固已遠矣洗心乃能成性藏之密故顯之也即為道義之門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象立而變因以生辭備而占亦以起在聖

人之洗心藏密其本固同即用以前民亦以神明其德非有異意也然有象有變有辭有占而尚之者其所以遂各異矣尚其辭平日所樂而玩明其理也尚其變臨事所取而裁適其宜也尚其象或肖其形或取其義尚其占趨其所吉避其所凶隨人自取如此○王氏申子曰辭變象占偹而成易伊川易傳尚其辭漢上易說尚其變康節數學尚其象朱子本義尚其占必兼之乃偹愚按理不可見故設之象象不可拘故設之變然後辭以命之占以決之辭占因象變生也管輅郭璞只是象數然他較着實王弼始說理至程朱而理極精此後只是口說沒個把鼻處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嚮古嚮通與音預下同○此尚辭占而象變在其中者君子平日熟玩其

辭以得其理至將有事或心自問或卜之神曰凡事當何如而易已隨事告之不論時地之遠近義理之幽深早見之甚明此非易有至精豈能如此○問以言不但筮時熟於易者心口自商此當用之爻便在便是易啟心其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天地之文虞作天下之爻○此尚象變而辭占在其中參左右及掛一也伍一掛二揲二扐也如是乃為一變錯老陰老陽其數廻殊綜少陰少陽其數最近成卦之後以乾錯坤離錯坎上錯下錯全錯各有三震綜艮巽綜兌有六畫之綜有兩體相易之綜且有四畫五畫之互體凡五也由一爻之變通之而成天地六爻之文由一爻之數極之而定上下二體之象且由一卦而參之伍之錯之綜之以及極於六十四卦之畫則變化之妙悉見此非

易原有其至變豈能如此哉辭占因象變出未有不觀象而能玩辭不觀變而能玩占者也精謂分析各當變謂化裁無方至精固從至變出也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有為有行君子之有

為也而易固無為通變極數君子之有思也而易固無思乃寂然不動而隨天下之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者感之而各得其意以去非易有至神豈能如此哉變謂動而之物神則妙於無妙張子謂一故神兩故化至變又從至神出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研蜀作揅幾平聲○極猶窮也研物而極其細曰研易無思無為而能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者何蓋易者聖人之作天下之理甚深而聖人能極之其動萬變而聖人能研之以所極所研著之於易故其深也其精也無思而能通天下之志其幾也其變也無為而能成天下之務而要其至精至變總出於至神聖人洗心藏密實有是無思無為者故通志成務其應感之捷至於如此也○錢氏曰參伍錯綜總涵於太極者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即物物一太極也思以無思而思為以無為而為為至神至精從此其至變從此生人以有思有為撓其寂然之體而窒其感通之妙則多物於物而不神矣況天下之至神也哉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子曰字衍○象變辭占總出於聖不得其聖則源遠而流愈分矣

右第十一章　王弼移作十章今從鄭氏原本○承上章言蓍卦之法聖人作之而君子

用之其所尚各異也以言以動皆擬議以成變化之事由此亦可入於聖人所患者一分而不合則無以見聖人之意耳劉氏丈龍以此章為綱下章為尚辭八卦成列至見乎辭為尚變天地之大德至像也為尚象象者材也至失得之報為尚占愚按十翼孔子手定未必如此牽連唯以鄭本正王氏之違則甚是耳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象以示辭以告然泥辭者不知象執卦者不知圖故聖人深嘆之謂此書聖人之言耶而書固不足以盡言謂言必聖人之意耶而言固不足以盡意然則即卦辭以為易而聖人之意隱矣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既嘆之又正告之言古伏羲乾坤之圖固無辭也惟立之象而意已盡矣後聖既分為卦又設卦以觀其象見其遠近愛惡并得其誠偽之情夫然後繫以卦辭又繫以爻辭而言亦盡矣人能由辭以審象則聖人所為變通以盡其自然之利者在此且鼓舞以盡其不知然而然之神者亦在此豈有不得其意者哉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緼中所包立象在意之後辭之先若衣之有緼在表裏之間也伏羲之乾坤圖其立象始於一陰一陽而陰陽之變化無窮於是迭而加之以明陰陽摩盪之妙是乾坤成列而無窮之變化已立其中若此象毀則變易不可知而意何以盡然今之學易者執卦象而不通變易之原則圖雖存而乾坤之用或幾乎息矣深

明觀象者貴知其意也○張子曰兩不立則一不可得而見愚謂一而見則兩不可得而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易無形也有乾坤之二象則已形矣故由是形以上言之則一陰一陽之道無形者形之所自生由是形以下言之則四象八卦且形不一形而器成矣苟但見形而下者不泥器而忘道乎夫惟化於器而裁之於形無所執乃可謂之變推乎器而行之於形無所囿乃可謂之通斯有以盡其利也且舉此變通者以措之天下之民則有以鼓之舞之而謂之事業并有以盡夫神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象極天下之賾則一卦之内萬象具焉變而通之卦象所自有也辭鼓天下之動則一爻之内事業興焉鼓之舞之爻辭所自能也則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在人之變通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事業即在此矣然事業者德行之英華德行者事業之根本聖人洗心藏密而與民同患大業自盛德出也學易而不明此形上之道於心成此形上之道於身豈易舉而措之事業哉神無思也默無為也神而明之且不泥於象默而成之又何有於辭如此則聖人之意在我而君子

用易亦與聖人藏密一矣

右第十二章承上章言由象而辭百姓之所與能由象得意君子之為善學葢聖人之

作易原以洗心君子必神明默成乃有契於聖人之意也

周易洗心卷五

周易洗心卷六

宗人府府丞任啓運撰

繫辭下傳

兩篇皆以乾坤易簡示人學易之準上篇言大始成物欲人大其心以同覆載體道於大也此篇言知險知阻欲人小其心以處憂患體道於小也孔子大聖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於學易尚不敢言可以無過止言無大過心之小也至於如此其諸乾坤之知險知阻者與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

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八卦成列伏羲横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伏羲不言象而天澤火雷風水山地之象已在其中因而重之六十四卦横圖也伏羲未分爻而初二三四五上之爻已在其中蓋伏羲以白黑分乾剛坤柔二象以立其本又於剛柔上各加一剛一柔至三而八卦之象成至六而六爻之位備雖不言變而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則往來之變已在其中至文王繫辭以明兩象相交之變周公繫辭以明各爻時位之變而辭之所繫總以明陰陽上下來往之情是則雖未言動而動已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

一者也

承上動在其中而言繫辭有吉凶悔吝而此吉凶悔吝何自生哉蓋剛柔相推而有往來有上下則必有遠近愛惡情偽之情動於中動而正必吉動而邪必凶有小疵而動欲改之心者悔知小疵而動懼改之心者吝是吉凶悔吝皆生於動而剛柔二畫乃其本根其迭加而變通至於兩卦相遇則皆其所趨之時夫周繫辭正明此趨時而動之情也夫人之趨時誰不欲吉而純吉者惟處其一蓋天下之理一於正乃勝天地之觀一於正日月之明一於正顧天地日月无私而人有私則不能一於正夫惟迭悔其不正以趨於正而斷不可吝改以蹈於邪聖人繫辭正欲使人之動皆貞夫一焉耳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

乎辭〔確說文作寉隤孟作退陸董姚作妥見音現○剛柔立卦之本而純剛如乾確然示人易純柔如坤隤然示人簡此天地之閱皆貞夫一也然則分而為爻亦惟效此易簡像而為象亦惟像此易簡而已乃諸卦皆自乾坤出而乾坤无雜諸卦有雜雜則不能貞夫一而邪正判吉凶分爻象之情方動於內而吉凶之形已見乎外卦之情一人情也且有是情必為是事爻象之功業方見乎變而聖人見其正則喜之而告以吉見其邪則憂之而告以凶且以悔吝示其自凶而吉自吉而凶之方使知所趨避同患之情見乎辭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寶孟喜作保仁呂謂當依王弼作人今按鄭玄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諸本俱作仁從仁為是○天地之德分言之曰易曰簡合言之則大德總曰生

而已大哉乾元天之生也仁也至哉坤元地之生也仁也君子法天仁以居之而惟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故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寶其位寶其能參天地舉天下而仁之之位也苟不於仁何以守是位哉夫天地之生人不惟生之且備百物以養之盈天地間皆物也則聖人謀所以保聚斯人者斷不外理財矣顧理財有二道明正其辭使人知所當取如以佃以漁以耕以爨所以趨吉也明禁其非使人不可相爭以害人多殺以厲物所以避凶也若是皆曰義矣仁外无義義外无仁義即仁之宜對言之則仁陽而義陰矣義有二道陽奇陰耦故也然則聖人同患之情不惟見於辭實有使民動而正者矣

右第一章 明伏羲方圖見文王周公繫辭所自定而總歸於法天地之易簡也來氏曰上繫首舉乾坤易簡知能之德而繼以聖人之成位見聖人有以克配乎天地此作易之源易之

體也下繫首舉乾坤易簡貞一之德而繼以聖人之仁義見聖人有以參贊乎天地此行易之事易之用也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孟作伏或作虙羲孟京俱作戲或犧地之宜宜上王昭素謂古上有天字今考孟京馬鄭二王諸本俱无之是昭素妄也○包羲風姓木德之君以卦畫為文字始後世號曰文祖象如日月星辰以著明故曰象法如山陵川澤有定位故曰法鳥獸之文謂動物如馬之健牛之順雉之介鴻之儀地之宜謂植物如林木宜山蒲葦宜澤嶧之桐渭之竹雍宜黍稷

青宜稻麥之類身如耳目手足物如飛潛動植金貝龜玉皆是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萬物之情如本天親上本地親下以類聚以羣分也繼天立極之聖首推伏羲李丈貞曰道法皆於是始其八卦所以立本而後世聖人趣時而起功業者皆不能外焉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重離之卦中互巽兑離為目兑為口巽為繩因結繩以為罔罟兩目相離而物遂麗之取以供熱用犀連則體似水涼而余絕不知為寒熱也

更萬巽牀子禱祀禴誑詠故无百金產一朝捲飛籜產破我昌傷佞鬼愧隕穫一旬有七日游魂返故魄九月六日游魂二十三日歸魄時余一无所知而間發一言後輒驗豈所謂游魄為變歟

開眸暫一瞬窮檐儼華桷恰似夢初回不憶今與昨

呼徒語心得却見妻孥愕謂忝今日甦我道今果覺所荅非所問絮絮自懽豦或驚語類譫恐病猶未却我誇圖畫妙至苦正極樂衆言愈剌謬我意更綿邈閉門謝俗子下惟遣童僕靜撫周一身始識竟痟削呼燈照皮雞引鏡對髮鶴欲坐臂无膚欲起足仍跛家人謂我大病幾死余謂余何嘗病蹶然而起行不能前始疑果病也嗟玆无妄疾乃試无妄藥易病宜易醫奉順自天若耿耿冬夜長寂寂衆籟莫悠悠我心幽无滯亦无泊得此靜中象依稀返鴻樸忽地耳畔

鳴虛聲渺天樂側聽乃讀易飄颻泛寥廓一言沁心脾妙會在偶觸（魁後又晝夜不寐者半月夜靜輙閒天半讀易聲每一語都有沁心之妙覆載）非有寬方寸詎云約吁嗟周甲逾學易此其朔聖賢不予欺象示勝作朴淵默知龍潛聲雷震木鐸寄語徧諸生汝冠年甫弱先鞭吾所畏天衢衆騰躍願汝駟虬鷟高舉共追逐

困于易六十四韻

生平學易苦不能貫通庚戌發憤探索恒至徹夜

不寐九月六日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蛻自館
舁歸雖妻子號動于前不知也迨見八卦劃然開
朗乃甦越十有六日矣臥榻口占用寄及門諸子
我年周甲餘始知究易學側聞前哲訓探源溯河洛羲
皇肇十言炎黃繼分畫中有天地心象像示約略于今
說易者陳言盡糟粕我本蒙且鈍不揣竭探索忽身入
圖中如囚被拘獲初坐第一環非囊又非橐黙數生平
過仰愧俯亦怍但汗時浹背如衣亟澣濯强欲自支蓋

百蝟刺心膜意此致知闗是非務明確展轉出一環二環更危悚力重郛又堅白黑晒善惡時而當我顛泰岱壓禽鷇時而著我足萬仞駭溪壑骨肉立粉虀无從避鷇𪊿力持寅直志始獲稍存作念此人鬼闗毫末難假托三環較近人又似彌天博旋轉倏萬形精光旁四燭迸裂見八卦赤黝更駁犖乾坤非目盡六子略窺度離乃心之體炎炎比火灼坎乃才之任直如天柱卓心聲耳自聞恍友相酬酢見離如日輪出海火光四射坎黑如立柱撑天拄地耳聞人語云如

此无一毫遮蔽无一息間斷方成個心體又云撐天拄地方可言才伊尹聖之任纔盡坎之用終不見謂我者

震艮始終維兩卦相對為經巽兌人已絡兩卦交織如緯一經又一緯

午達任交錯欲濟慗无巽欲敵憤无鑰開語云至要只大明終始一語

汝體會着又云習坎維心亨不習无不利汝意云何圖畫困我靈牀第委軀殼妻

子謂我死四走問醫卜先者桂附施蟲蟲肆焚爍後則

屏連竝冷冷轉氷澤醫用桂附則身如火口食此離之象上古禽獸逼人佃漁取以為養

而除其害人貴物賤乃嚮明而治第一事則離之義也包羲氏没神農氏作斲木

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神農姜姓火德

之君以樹藝為耕稼祖後世號為藝祖耜耒首起土處古者斲木後世加以金耒則身與柄總名也兩木相附後動前入中互艮坤手把耒而入坤土此益之象上古鮮食而已至此穀食始興為功於民甚則益之義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復其所蓋取諸噬嗑離為日中震為足為動為大塗致民奔走借來象中互艮山坎水百貨所出象離互坎交易象震動互艮止退而得所象皆噬嗑之象也物情不相合市司平其價以合之則噬嗑之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一本无變

則通句○黃帝姬姓名軒轅土德之君以有中德故後世號為黃帝羲農之時民俗朴野至黃帝堯舜風氣漸開守其故而不變則厭倦之意生而不可以久三聖通其變所以使民不倦而又不見改作之迹但存者神過者化與民宜之而已蓋窮必變惟通其變乃可久也李丈貞曰道法至黃帝堯舜而備故總其變通趣時者而極論之乾為衣坤為裳垂衣裳以治乾坤之象而无為而成尤乾坤之義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句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以下皆黃帝堯舜之事或曰黃帝臣化狐作舟或曰虞姁或曰奚仲子番禺意必遞詳其制也刳虛其中使可載剡薄其尾使可排濟不通謂橫而截流以渡致遠則或湖或沿及百千萬里也上風下水中互震木風引虛舟行於水上此渙之象又互艮止自此動而行至彼繫而止无遠不聚則渙之義也

服牛乘馬引

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服許慎作犕又作犕○少昊作牛車奚仲作馬車隨卦上兌下震中互艮巽震為車又得乾初為馬巽為繩又得坤初為牛艮為鼻為拘牛性奔以繩繫其鼻則受制馬力散以繩四拘之背有鞦腹有靮前有靷後有絆則力完皆隨之象而牛馬隨人所使車動於下人悅於上又隨之義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卦上震下坤中互坎艮坎為盜艮為門為闕為闔人為手擊為止震為柝立門地上闕人手上擊木以止寇盜皆豫之象而寇未至而早防之又豫之義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傳言亦冀作杵臼又曰后稷制舂小過上震下艮中互兌巽震木艮土互兌毀折斷之掘之艮止於下者臼木動而下入者杵小過之象震巽二木在兌澤閒亦有濟義民自神農始得粒食至后稷而舂簸

興馬食益美矣然食精乃能養人於義不妨小過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傳言黃帝臣揮作弓夷牟作矢睽卦上火下澤中互坎離為木堅堅多心又為弓矢銳於前為水火相激去而甚遠睽之象也朱子曰睽非然後威以服之剛明服遠而內悅睽之義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荒遠之時蓋又遠於古矣凡言易之者上下兩卦相易也无妄卦上乾下震中互巽艮乾為野艮為山穴巽為入處傳言黃帝作合宮孟子言堯時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是黃帝雖作宮室猶未及民至堯舜教民乃漸廣也棟以上承宇以下覆震雷互兌澤旮在天上有風雨象而震木可為棟宇以待之大壯之象而室取壯固亦其義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衣去聲○衣猶覆也虞翻曰穿土曰封聚土曰樹中孚卦上巽下兑中互艮震兑為壑巽為薪以艮手動尸委之壑而覆以薪象記言有虞氏瓦棺周則革木棺槨大過巽木入重泉有葬之象而送死大事寧過於厚亦大過之義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履之卦上乾下兑中互巽離巽為繩離為治又上下分定亦治之道上古恐有遺忘則結繩以記之後世事日煩詐日起必書以詳之契以合之乃後信也工兑口下乾文以口語載之文書契之象而有書契則事明而易決夬之義也○大過及夬皆互純乾乾為父為君葬厚父子之仁治察君臣之義

右第二章

承上守位聚人理財而言君如此乃无愧於天地之大德也朱氏曰罔罟耒耜以足民食舟車交易以通民財弦弓門柝以防民患杵臼以利養衣裳以文身宮室以安生棺椁以送死所以為民利用安身者无遺憾矣然器利用便則巧偽必生故以夬之治察終之亦誠有不得已焉耳上十三卦皆理財正辭夬則禁民為非也錢氏曰此皆推廣天地生生之大德而見於變之實功大業也李文貞曰聖人之道以仁義為本故列代相承所以創制宜民非仁即義其通有變通時不同耳以申立本趨時而終歸易簡之意愚按十三卦始於離後天之乾也終於夬決盡則為純乾也人禽之判在離治亂之分在夬孟子好辨章其義本諸此其大義正其大仁也與孳好言平等毋乃真不仁歟又按易之象无所不包聖人制作亦无往不與

道合就易觀之見其有取於是耳非制器時必按此卦尚此象也他器他卦亦可於是推之李

文貞本合上天地之大德至下象也者像也為一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由十三卦觀之可知无卦不有象而

象也者皆像此易簡之乾坤可知已但象之象就其一卦上下兩體之材而言或主陰或主陽有相為用不相為用而吉凶之象已見至爻之象則并其愛惡情偽而效而出之不惟有吉凶而且有悔吝見合理則吉悖理則凶離而合者悔合而離者吝正欲使天下之動皆歸於正而吉也

右第三章結上二章以起下章見易之象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人必體此象於身

知吉凶悔吝之皆由於動而貞夫一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奇音基耦一作偶德行之行去聲後放此○乾陽貴故為君坤陰賤故為民就一身言則心者乾君而耳目手足坤民也震坎艮皆乾用其九於坤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皆坤用其六於乾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所以然者陽卦以畫之奇者為主陰卦以畫之耦者為主也而德行亦於是乎分矣蓋以陽為主則陰必聽命於陽而其心一以陰為主則陽將反受役於陰而其心貳此君子小人之道所為分內而一身之志氣形神外而國家天下之尊卑邪正莫不皆然也舊謂陰卦凡四畫陽卦凡五畫稍誤蓋奇耦止以代黑

白不可謂兩儀凡三畫四象凡十二畫也

右第四章此承貞夫一之意以象之材言之明卦有君子小人之辨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信一作伸蛇一作虵○咸以乾一體入坤盤中而四尤乾之中所稱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也同歸者根本之地如人之有家一致者必趣之塗盡人所當至者也同歸一致乾之專殊塗百慮坤之闢兑互乾在西月與寒象艮互巽在東日與暑象乾聚於中為屈坤分見於上下為信義无不正乾之一也利有正有不正坤之兩也以乾為主則利者義之和矣藝神變之所藏也言人為此憧憧之思何哉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正者必同歸必一致惟同乃能殊惟一乃能百殊者同之變百者一之化也苟不得其同歸一致而漫事於殊塗百慮則憧憧之思盡成妄耳且夫往極於外似信而實屈來反於內似屈而實信順其屈信之宜則義也而利自生矣大而日月寒暑細而尺蠖龍蛇无不一信一屈而以屈為信也况此有屈有信有往有來乃兩之所以為化而究非一也夫不有一而神者乎人由殊塗百慮之中精研之

以求一致同歸之義而入於神則得其一而所以致用者在此矣由此推而致用用无不利用利即身安而内之德不且日崇乎雖德之崇未究竟何如而神已入之且必窮之至於窮神則得乎一之神自識夫兩之化而天地之化亦默與之契而无不知德之崇於是極盛矣而要其始惟於義見之真故動皆貞夫一耳憧憧之擾誠何益哉○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利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然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外内交養如此自此以上則无所用其力矣窮神知化則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自致者來而信亦莫非感應自然之理也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故化又曰神天德化天道程氏曰往來屈伸皆二也而以明一者唯通二為一然後其一可必朱氏曰同歸者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此謂之窮神一致

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知此謂之知化不求德之盛而盛已无可加矣鄭氏德溥曰往來屈信者迹无往无來无屈无伸者神此其同歸一致者也顧神不可以涂内入必精其義以入之入神則无思之思思无不當无慮之慮慮无不審故用利而身安泰寧无事德之所由崇也然此境猶可知過此不可知矣神不可測安所容吾窮化不可為安所容吾知窮乎所无容窮知乎所无容知斯德之盛也夫孟子曰聖不可知謂神其有以達此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而見邪死其陸云一作死期○旧謂有意害人小人而欲害君子是非所困而困也據謂必使自有小人乘君子之器是非所據而據也錢氏曰君子

精義故利用安身自入於神小人出乎義入乎利則名辱身危日迫於死○楊廷秀曰君子之困非我自致之故身困而名不辱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物而動者也括矢扣弦處不括若矢離弦疾之至也蓋承上君子之利用而言精義入神則器成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

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又曰上名辱身危而言狥利以貳心則惡日積矣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家言治亂以國言君子固利用安身然君子之心正不敢自以為利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戒慎如是不惟身安而國家亦可保矣又因上利用而推言之○錢氏曰君子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則為安為存為治小人始於小惡積於大罪必為危為亡為

亂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尟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小人知安不知危必至凶於家害於國矣又何以保其身哉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未有不敗者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瀆一作黷正義云或作吉凶之先見定本无凶字○身之保與不保繫於用之利與不利用之利與不利繫於義之精與不精而精義之至是為知幾蓋精義斯入

神而知幾則其神也凡人上交而自以為下則必適下之節而諂下交而自見其上則必挾上之勢而瀆蓋此介在幾微之間不容有毫末之過知幾則其動至微而已見其吉見之至明即赴之至決其所作者寧俟有姑待而不斷者哉蓋君子之知幾也知其微即知其彰而見之甚明知其柔即知其剛而赴之甚決其為萬夫之望宜矣○按幾善惡之論自周子發之然此乃是誠之者之事至誠无惡也幾只是善之見端故但曰吉之先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君子知幾自无不善若顏子者其殆近此幾乎蓋其有毫末之不善者如明鏡之纖塵而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見亦甚明知之未嘗復行其斷亦甚決也不遠即復則未達祇一間而已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

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一作氤氳○絪緼交密之意知幾者精義之至所謂歸之同致之一者此也然此孰非天地自然之道哉夫天地一陰陽男女亦一陰陽故天地者男女之大男女者天地之小天地以氣交而絪緼交固萬物之化於是乎醇焉男女以形合而精氣凝結萬物之化於是乎生焉然必皆致其一而後化固未有以雜而成者也○孔氏曰天地无心為一二氣自和若有心為一則不能使萬物化醇矣黄氏端伯曰澤山為咸山澤為損咸一致損致一致其一則一致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興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郭京上不與作不輔○得致一之道則在己者身必安心必易即以與人其交亦必易定也夫身安則動无煩擾心易則語无險詖交定則信在言先用利而德亦崇矣不然我之不一而望人之與我傷之不免是懼曾何益之有哉○翔曰恒者咸之綜而損者咸之上下易所當參觀者也故以咸始損恒終

右第五章亦承貞夫一之意以叉效天下之動言之見君子之道在致一小人之道在貳心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无形之易括於兩畫

中故曰易之蘊有象之易關於兩畫後故又謂之門撰具也轉也猶禮撰杖履之撰伏羲之圖止名乾坤未名曰易而已為易之門蓋變易之道總自一陰一陽出自伏羲以黑白辨陰陽而乾為陽物坤為陰物然渾然一圖未嘗剖判陰陽猶合德也但黑陰白陽而剛柔則既有體矣由是加之而見陽轉而上陰轉而下則四象者天地之撰而乾坤已體之三加而以剛遇柔生兌之說離之明震之動以柔遇剛生巽之入坎之陷艮之止此皆神明之德而乾坤亦已通之也易之門如此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其變易者日出而不窮而其所以體之通之則乾一於健坤一於順而已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越許慎作𨒅○文王序六十四卦名繫以名剝復否泰名以時師訟漸歸妹名以事井鼎名以器物順蹇名以人官可謂雜矣然總不越於天地之撰神明之德也意上古風氣渾朴世變未開歷夏及商世

變多矣文王乃以衰世之事悉寄之象而教人以處之之道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伏羲圓圖始於內而終於外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卦之所由來成於八重於六十四則達於外而為往矣文王觀圖之內外其成於外者易見生於內者難知既彰其往又察其來引以入內而微其顯推內而出外以闡其幽雖圖之闢不始於文王而立之名而名當象之物而物辨繫之辭而是非正吉凶斷則至文王而伏羲設象以盡意者乃大明而易之用於是乎備矣如歸藏需名溽畜名奎謙為兼震作釐坎作犖晉作齊濟作霽則尚多未當未辨者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名不徒當而且取類於天

地神明名則小而類則大焉辭不徒斷以範圍天地以曲成萬物旨甚遠故辭亦甚文焉言不徒正而且能曲而中乎事物之情理物不徒辨而且顯設者其中更有无盡之藏焉要其所以為此者皇文王不憚煩而好辭費哉凡以君子之道一而小人之道貳則貪於利者詐偽爭奪起而失必多文王因其貳而思所以濟之故於得則豫報以吉失則豫報以凶欲民去其貳以貞夫一此衰世之志也亦誠有不得已焉耳

右第六章 此言文王之繫辭皆因小人之失在貳而作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民行貳則憂患生矣聖人有與民同憂患之心故易不得不作也武事以文王羑里周公居東當之恐泥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

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修焉作補○欲免於憂患莫如修德聖人教以修德之方正使人不入於憂患即過有適然而所以處之固有道焉不徙為无益之憂患也九卦於德尤切故列陳之非禮无以立故必復於禮始有其基而滿則易盈故惟謙乃能持之使不傾二者持身入世之大端也下又以修之目及其序詳言之人性本善貪於利欲則喪之復則一陽來反天心見焉因此而充長之則希聖希天亦可望也而不常久則一暴十寒理不勝欲即日至月至其頻復者能无厲乎故次以恒欲修德必去其賊此德務其滋此德者故次以損益至於處困而不變乃可謂見之明守之確又進而不易乎世若邑改井不改又進而因時制宜若風與時行則不惟可與立且可與權蓋復恒損益皆以持身而困井與巽以入世是德之成也○按卦乾一兌二為履坤八艮七為謙震四巽五天地

之氣相薄於中故九卦震巽獨多而巽尤多時行之妙惟風有而不見其體動而不見其用也獨不及離處憂患宜晦所謂用晦而明也鄒氏曰處亨易處困難困得而不喪井无喪无得巽則无險不夷无危不安矣何憂患之足慮哉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明九卦之材修德者所以必取之之故也禮順人情似甚和也而當乎天理之正則又至焉謙以尊人似晦已也而人莫能上則又光焉一陽之復其幾甚小也而天心之見則於物甚辨焉平居之恒事甚雜也而能久於其德則不厭焉損之道懲忿窒欲先甚難也而習之日熟則後易焉益之道日積月累長且裕也而勿正勿助无設心焉身之困阨時或窮也而无欲自得道則通焉井居其所无所改也

而功足以及物用則遷焉巽順於物稱可知也而時行之妙體又隱焉九卦之妙如此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乃言人之用之以免於憂患與處憂患而終自得其我之道也行過方則戾於物履以和之禮過嚴則忤於俗而謙以制之善端初復則其自見為最明善行有恒則其所操為可久害莫甚於徇欲而損以遠之利莫樂於為善而益以興之困而自反則身自厚而薄責於人怨之所以遠也析義若井之浚則智日深而所辨於義者必精矣處物若風之行則心善入而所及於物者自稱矣以此而處憂患豈不各盡其道哉

右第七章朱子曰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愚謂此皆聖人之因貳以濟民行者也蓋

天下之道一於正必吉雜於邪必凶民有貳心則貳動於邪而憂患出矣至入於憂患而又展轉以求趨避焉是走愈疾而求影之不動也不可得矣故道莫若自修焉若自修而或有意外之義則非守道君子之憂患也朱子曰聖人偶說九卦道理自足非謂他卦皆非所以處憂患

張氏曰始於踐履終於知權此聖學之全功也豈僅足以處憂患哉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不可遠則甚切於人屢遷則初无可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卦必六位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未有所畫之卦則六爻皆虛位也有時剛上柔下有時柔上剛下變動周流則此六位之陰陽不可為常法唯變而居此者以視其義之所適何如耳此承上

屢遷而言之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屢遷故不可為典要然非果无典要也其要在文周之繫辭矣蓋剛柔上下或自內卦而出在外或自外卦而入在內皆有自然之法度焉在內固為主也而在下則志難伸可懼在上固志行也而在外則已為客又可懼文王周公之繫辭要在使人知懼而已且不特於憂患明之也并其所以憂患之故亦明之焉蓋存亡吉凶分於一念之敬肆則此繫辭之使知懼者不如師保董之即如父母臨之於初念之發即率此繫辭以自省所向者一乎貳乎貞夫一則吉即於貳則凶是此繫辭既有典常之可循而非不可為典要者矣然苟非誠能學易之人則道雖典常而人不行道道亦不能以自行也蓋使人知懼者易而人不

知懼則易亦无如之何矣此乃承不可遠而切言之學者於易常能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則亦可洗心藏密矣此二語學易心法

右第八章胡氏曰此論觀變玩辭為學易心法而深有望於其人愚謂承上處憂患之道而言聖人與民同憂故使人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欲人人警惕以免於憂患也人不自惕此道豈能自行哉胡氏煦曰上章言卦辭文王之易此以下言爻辭周公之易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卦有定體故曰質然非卦之遽成此質也蓋之初爻即羲圖之兩儀始判由此陰陽交易積之至上而質乃成是原始於初要終於上以為此質也物指六畫之陰陽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以陰陽相雜而居則就各

位觀之其居此者各有其時各有其物故爻之彖據卦之實以定吉凶而公之爻唯據其時物以為言不盡同於爻所云之吉凶也○由未揲蓍詳則位為虛畫為實位无定而畫有定由既有卦論則卦為體爻為用體有定而用无定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原始於初則初者卦之本善惡方分於此故公多為擬議之辭要終於上則上者卦之末善惡之積於是已成故公多為明決之辭以其知之有難有易也若夫中四爻則又與初上之本象不同蓋二至四互一卦三至五互一卦如屯上卦綜蒙下卦皆坎水也而屯之坎互艮止則其育屯蒙之坎互震動則其亨行其物水與山與雷雜而其德之陷亦以止以動而轉矣而是所雜所撰人有是非之辨焉如義當止則以震互艮是也而艮互震非義當動則

以艮互震是也而震互艮非其餘諸卦之互莫不皆然蓋文王之卦既以成實之善惡定吉凶而公又取六爻所雜之時物一一審度之而其吉凶乃辨析无遺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周公辨析六爻至詳至密要亦據文王之名卦與其彖辭之大義而析之非有加也苟據全卦原其始以要其終則存亡吉凶灼然昭著君子居而玩其象其所當居者已可知知者玩其彖辭而思其所當行所當止則思又已過半蓋學必先識乎其大而後有以盡乎其細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

勝邪畫自內生內近而外遠六畫既定上貴而下賤二與四互一卦故同功而二多譽四多懼者二在內卦其地近柔猶足以及之四在外則其地遠非柔所利也夫位柔者爻宜濟以剛而九四每以不當位為懼蓋人在外其要歸无咎者大率以用柔為中若二在內則柔固正中而剛亦足以自立而多譽矣三與五互一卦故同功而三多凶五多功者五在上卦其位貴其道能以自行三在下則其位賤志有不得伸也夫位剛者爻宜濟以柔而六三每以不當位為凶蓋人在下位則欲有所事者必剛乃足以勝之若五居貴則剛固正當而柔亦以貴下人而多功矣蓋卦言不當位者否豫噬嗑睽震兌中孚未濟皆六三晉解萃夬豐旅小過皆九四故於此特明之然此亦據大槩而言若晉之六三亦衆允萃之九四則大吉也

右第九章 詳言爻位○胡氏煦曰伏羲之圖太極內上爻外太極无可指名初爻則兩儀

之始判也所有爻位皆自此生初之性情纔見端倪故難知上則性情已定故易知也順論之

則初為兩儀之肇分逆論之則五即兩儀之未定故五尚有兩卦相同二為四象之既呈四猶

四象之故四尚有四卦相同順三為八卦之既成逆即八卦之含藴故三尚有八卦相同逆二

如重儀尚有十六卦相同逆初如重象尚有三十二卦相同順之逆之皆具此妙又曰上爻定

體遂與太極相對皆專精而不分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廣大外无不包

悉備內无不有析言之則廣即地道大即天道悉備即人道也以德言謂之極以能言謂之才卦必三畫者以

象三才而三才各有陰陽故重之而六畫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之位有定而三才之道无定天道能下濟地道能上行而人之道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變動如此故不曰天位地位人位而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以是无定之爻處於有定之位言其位則上貴下賤內近外遠其尊卑疏戚之分迥殊是之謂物言其爻則往來上下綜之錯之是之謂文其間或以陰居陽或以陽居陰或以陰乘陽或以陽下陰其不當者甚多然或以各正為法或以相濟為功或以相求為用或以相比為嫌則吉凶於是乎生此觀象玩占所為必審之於其道也

右第十章

承上章爻位而言以終前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之說見吉凶之生乎動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者之易音異王申子作傾者使易○乾坤圖象始於伏羲雖其後或演為歸藏遞有發明而要不足盡伏羲之蘊至文王演為周易道乃大興蓋亂不大則世變未極而非聖人之盛德亦不能盡處變之妙當殷之末世而變故畫呈文王以與民同憂之盛德當此其能不一一為之所乎故其辭危然非文王故為此危辭也天下之事得失存亡總繫於一心之敬肆心以為危則危者可使之平心以為易則易者可使之傾此其道无所不該大而家國天下細而飲食起居百物皆有不能廢者文王作易亦使人懼以終始而要歸於无咎焉耳不然始之不懼已悔於初

基即始懼而終驕亦繫於末路雖欲无危豈可得哉子曰五十以學易可无大過矣又曰文王既殁文不在茲乎聖聖相傳知懼而已

右第十一章　應前衰世之志及其有憂患之意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也衆人之憂患以已聖人之憂患以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一民溺由已溺一民饑由已饑孔子以一亂懼作春秋孟子以一亂懼距楊墨比與民同患之心實有不能自已也嗚呼豈不仁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剛柔交而難生是險阻生於乾坤之交也唯乾坤之交生險阻則亦唯乾坤之純一知險阻夫乾非天下之至健乎其德行固恒易者也夫坤非天下之至順乎其德行固恒

簡者也自坤索於乾而乾之中陽入坤一陽遂爲二陰所陷而成坎之險然而恒易者固乾也以其易自足知其險能入乎險即能出乎險而震以動之出險之始艮以止之漸險之終皆此至健爲之也自乾索於坤而坤之中陰入乾二陽遂爲一陰所隔而成離之阻然而恒簡者固坤也以其簡自足知其阻明乎所以阻即可平其阻而巽以入之闢阻之始兌以悅之夷阻之終皆此至順爲之也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朱子云侯之二字疑衍楊氏云侯字當作民○王弼云能有爲之謂侯愚謂古人凡衆多者謂之侯大雅維予侯興侯于周服此謂衆民也乾恒易坤恒簡則有以自悅于心而不以險阻自困矣示人易示人簡亦有以通衆人之慮而使人知險知阻矣夫欲成天下之

亹亹必先定天下之吉凶欲定天下之吉凶必其研衆人之慮而能研衆人之慮者又未有不先自悅其心者也是故悅心則口之所云身之所為以言以動皆有變化自然之妙而知幾其神吉之先見吉事已知其有祥矣而又能研衆人之慮立之象而象事可以知器制器者尚之立之占事可以知來卜筮者尚之此皆所以定吉凶而成亹亹者也○劉績曰吉事當作言事謂以言者尚其辭也亦通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无心而成化其能不待言也聖人法天地之易簡而能悅心能研慮則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聖人之能一天地之能矣至於象占設而卜筮與則與人謀之又與鬼謀之其定吉凶而成亹亹者非直聖人成能即百姓亦可與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伏羲不言象而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既以象告也文周不言情而繫辭命之動在其中是又以情言也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所以動者各有情情之所以遷或因所居之位所接之事所遇之人自八卦設而剛柔雜居譬之男女相遭邪正相反貴賤相臨而吉凶已可見故易之變動其使人趨吉避凶者皆以利人而言之其明著夫吉凶者正著其情之遷或貞夫一或失之戕也情遷如何人情有所愛又有所惡則愛惡相攻而吉凶已生矣其愛惡之人或遠或近則暱近忘遠者有之舍近圖遠者有之而悔吝又生矣且或情實愛之而勢有不得親情實惡之而勢有不能却則其愛惡又有情與偽而利害更生矣大約不相得而比遠則害猶不

相及故凶害悔吝唯近而不相得者多也伏羲以象告於前文周以情言於後其欲使百姓與能之心則一而已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情動於中則辭見於外故人之言莫不自肖其情也聖人見爻有愛惡情僞亦繫之辭以肖其情人之辭吉一而已而失者五焉爻之動吉一而已而凶悔吝三焉人玩易之辭不可不慎動以貞夫一也○虞翻曰慙者坎人之辭枝者離人之辭寡者艮人之辭多者震人之辭游者兌人之辭屈者巽人之辭又曰兌毀折故叛巽進退故疑坎喜陷故誣人離喜麗故失守恩謂天下之情八卦固无不該但聖人止舉言之自肖其情以況繫辭肖物之情非必一一牽配也且將叛為兌人之志辭慙為坎人之辭不反不相肖乎故不取其說

右第十二章統結下傳之意○黃端伯曰乾坤氣之純餘皆天地之雜也離而險阻之途紛矣乾坤純故知天下之險阻聖人體天地之純故能定天下之吉凶知者能之本也百姓與能則亦可分聖人之知以成其德行矣

周易洗心卷六